

• [跳轉到博客目錄頁面](#)<---[在線閱讀]

[本地] --->[點擊此查看html網頁格式](#) [pdf格式](#)

特別推薦文章

- **鄧紫棋解解的小說——2507抬上帝入天坑** <---[點擊此前往github在線閱讀] 本地模式 ---> [html網頁版](#) [pdf版本](#)
- **無眠月照無情門 . 失去自由的歌手** <---[點擊此前往github在線閱讀] 本地模式---> [html網頁版](#) [pdf版本](#)

西子

世人皆唱東坡詞，無人知我歌中淚。
胭脂淚痕君不見，肚藏淚酒君不知。
法律珠鍊人中鳳，舞臺深處天牢夢。
鍍金屠門千豬過，三寸魷魚萬人舔。
君入西子渡津口，她閱君腦千秋雪。

語言化石之舅舅和糍粑的關係

阿柄

我現在才明白爲啥過節時候，以前大人們說春糍粑是舅舅的活。因爲漢字舅(kiu/qiu)就是因春（zung）和臼(kiu/qiu)而來的。沒見過春糍粑的見下圖：



春糍粑 網圖

臼(kiu/qiu)，說文解釋是，春（zung）米之臼(kiu/qiu)，挖地（石）爲臼(kiu/qiu)。以前沒有碾米機時，要得到米粉時，也要用這個把大米春成粉末（siao末(米粉末)，找不到這個字siao）。

舅kiu/qiu，即使是臼（妻）兄或弟。好科學而形象的漢字造字！臼比生物課上的男女符號好看多了，而且還有更一步的字面意思，不僅是女人，而且是妻。

可見漢字的造字也在舂米之後出現的。或許糍粑這種食物也是有蠻久遠的歷史了！

而有些地區的客家話里，居然還保留了兒媳婦之心舅的稱謂（應該是口口相傳的口誤，個人覺得應該是新臼（即新妻），或者是心臼（妻），不知道心是否有兒子之意，個人覺得應該沒有，如果有，那心姆不變成了兒子媽了？心和新在客家話里似乎是同樣的發音，所以心應該是誤讀。），直接記錄了漢字造字的痕跡了，漢字源自生活，有的很生趣，有的富含做人的哲理，比如人字之篆體。可惜我們當下的教育不教《六書》了，漢字無規律簡化後，更是被當成了英語單詞這種的符號語言來死記硬背了！現在多麼希望自己小時候有大把時間的時候能有老師這樣教我們漢字，也許也能更早懂得欣賞漢字的美。

在我們村裏，新郎叫細郎，兒媳婦叫新/心姆(sim me),如果我音譯的沒錯的話，應該是這兩個字，是指將稱為(別人)阿姆的女人，不是新媽的意思。（媳是生孩子的女人？）

例句：其屋家討新姆（討兒媳婦），討老婆，討舖/婦/新娘。另外例句: 汝介新姆...（你的兒媳婦...）。

舖，日加申時食也。从食甫聲。舖娘（子），即做飯的女人，看來客家大腳姑娘都是在家裏做飯的，哈哈。舖娘（子）泛指女人，而舖娘指妻子的口語。eg: 汝介舖娘。



蒸糯米 網圖



糍粑 網圖，感覺有幾個世紀沒喫了